

305224

X527
S7L

乌里扬诺夫一家

[苏] 沙金孃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乌里扬诺夫一家

〔苏〕沙金孃著

杨 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ариятта Шалгина
СЕМЬЯ УЛЬЯНОВЫХ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乌里扬诺夫一家

[苏] 沙金康著

杨 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3,000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4,000 册

书号：10188·228 定价：(六)0.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带有文献性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父母——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和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思想活动、工作经历和日常生活，从一八六一年两人认识起，到一八七〇年列宁诞生为止。

环绕着乌里扬诺夫一家，作者再现了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的历史。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例如农奴制改革，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沙皇的残酷镇压，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杜勃罗留波夫去世等等，在小说中都获得了真实的反映。

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搜集史料，钻研档案，在真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了艺术的概括，塑造出主人公栩栩如生的形象。小说初稿曾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赞许。

目 次

第一章	在奔萨的会见	3
第二章	地球和星辰	17
第三章	一个人的童年时代的回忆	29
第四章	另一个人的童年时代的回忆	40
第五章	一代人的脸	48
第六章	倾诉衷情	63
第七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	70
第八章	蜜月	77
第九章	在新的地方	86
第十章	教育人	98
第十一章	音乐和措施	105
第十二章	卡拉科佐夫的射击	118
第十三章	旅行游戏	132
第十四章	在下诺夫戈罗德的最后几天	144
第十五章	在阿斯特拉罕祖母家里	157
第十六章	到辛比尔斯克去	163
第十七章	视察全省	170
第十八章	儿子的诞生	180

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1861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由于“解放”，黑土带各省农民的土地有1/5以上被割去了。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和被夺去的土地达到1/3甚至2/5。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形成了这样的划分：农民搬到“沙地”上去了，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这样就可以使高贵的贵族们更容易奴役农民，用高利盘剥的价格把土地租给他们。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并被勒索了超过实际地价一两倍的价钱。总的说来，60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不得温饱，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或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或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指使。^①

弗·伊·列宁

① 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载《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一〇二至一〇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活着——那就是……不断地感受那些提醒我们是在生活的新事物……任何东西不会象愚昧无知那样排挤这源源不绝的新事物；愚昧无知使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过的是死气沉沉、简单粗鲁的生活。就是还处在恶运中，必需的繁重劳动间隔着休息，能使农民和手艺人感到心灵愉快；可是，你们活在世上，在不公正的场合下对别人是个沉重的负担，你们头脑迟钝，精神萎靡，所以你们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在你们看来，大自然是一片死寂，诗歌丧失了美感，建筑物不再是宏伟壮丽，世世代代的历史使人索然乏味。

尼·伊·洛巴切夫斯基^①

^① 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一八二七——一八四六年曾任喀山大学校长。

第 一 章

在奔萨的会见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在奔萨贵族中学的大礼堂里，校工们在搬动凳子，准备举行一年一度的学术演讲会。校舍是一所新楼房，才造了十年光景。但是，由于经费不足，缺少油漆，墙壁已经陈旧发暗。礼堂的窗户朝向前院，泥灰剥落的支柱撑住那好久没有粉白的天花板，在这下雪天看来，礼堂里也是昏昏暗暗的。墙壁上挂着亚历山大二世^①的巨幅肖像，那张日耳曼型怒气冲冲的脸还很年青，额角笔削，蓬松的唇髭捻得高高翘起，一双鼓起的海象眼睛疑惑不决地向天花板下面望着。上面，在三层楼学生宿舍里，学生们穿起节日的服装，正在说俏皮话，挖苦那就要举行的隆重的演讲题目：论雷电和避雷针。

在贵族中学举行隆重的演讲会总是不走运的。比如说，教师阿乌诺夫斯基提出来讲的是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论文《论俄国的煤矿》，但是，教育区却要求他“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更完好的工作上”。

^① 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农奴制度的坚决拥护者。

“我们省里没有煤也够热了，”学生们纷纷议论，言外之意指的是四月间刚平息的奔萨农民起义。

去年，语文教师洛吉诺夫作了一次十足寓言式的演讲，他引用康捷米尔^①和冯维辛^②作品中的例子讲述远古的风尚，临末甚至说了一句动听的话：“感谢上帝，我们总算没有生活在旧时代中。”但这句话挽救不了洛吉诺夫的厄运：贵族说他诽谤，把他撵出贵族中学，喀山当局和校务会议也因此受到了申斥。

学生们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他们一边扣紧制服的绣花高领，一边笑着说，那位十分亲切的物理教师千万可别出乱子；论雷电这个题目同样可以从坏的方面加以解释，虽然也谈到避雷针……

客人们姗姗来迟，但是全都驾临了：省首席贵族，省长，因为镇压康捷耶夫加村农民起义^③而声名狼藉的将军德列涅庚，商人，大主教，慈善机关的女施主。贵族中学不是普通中学，虽然它负债累累：拖欠教师薪金，借债供应学生膳食，可是那些贵族老爷却坚决拒绝支持；虽然这个中学的财政混乱不堪，库存如洗，全城人都对它讨厌，但“贵族中学”这个名称还是有点了不起……连门廊里的看门人在打开正门时也有这样的感觉。

贵族中学的学生可以随意行动，这一点普通中学的学生

① 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讽刺作家。

② 冯维辛(1745—1792)，俄国作家，剧作家。

③ 奔萨省农民为了回答一八六一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的《农民改革》法令而举行的起义。

是不可能做到的。几年前，一个名叫瓦夏·斯连帕查夫的中学生在教堂里做礼拜，当神父在讲经台上念着“我信仰上帝”的时候，他却清晰响亮地说：“可我不相信，”声音响得全教堂都可以听到。结果，在这些头发蓬乱、举止随便、纪律松弛、行动放肆、书却念了许多的男孩子中间，立刻出现了不少崇拜者，他们对不相信上帝而受到折磨的斯连帕查夫十分佩服。礼堂里挂的沙皇肖像，阻止不住贵族中学学生卡拉科佐夫^①的成长，过了五年，他第一个举枪向亚历山大二世射击。

“诸位，我们走吧，马上要祷告了！”

学生们一窝蜂从三楼下到二楼。

这时候，大门口出现了物理主任教师，今天在演讲会上作有关雷电和避雷针的演讲的正是他。他行动敏捷，全身落满雪花，先朝右面奔去，那里在边屋前盖满积雪的土堆上竖立着他的气象台的测杆。随后他走到墙跟前，对挂着的那只寒暑表看了看，为了防风吹动，寒暑表上面钉了一根细木条。物理教师一边脱大衣，一边急急忙忙地问看门人，他这个低级观测员有没有忘记记录早晨的气温。看门人拿下搭在物理教师肩上的大衣，顺手在旁边抖了抖，用低沉的嗓音回答。他用复杂的方法观测气候的变化，而且平起平地同教师先生一起讨论，这在他象得了官衔似的引为自豪。

物理教师站在一面大壁镜前，从那件特别长的礼服口袋里掏出一块折成四叠的手帕，并不把它抖开，却揉成一团，非常迅速地在脸上擦了几下，把眼睛和嘴唇上的雪水擦干。

^① 卡拉科佐夫(1840—1866)，青年学生。于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判处死刑。

他个子不高，脸色白得象涂了薄薄的一层白垩，这说明他内心异常激动。他那高高的椭圆形的脑门长得象诗人或者音乐家那样，乌黑笔直的头发从脑门顺着鬓脚下来，按照近几年时兴的式样留得长长的。虽然物理教师还很年青——不久前才刚满三十岁，——他那一双和善的褐色眼睛还闪烁着青春的光芒，但他头顶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有过早秃顶的可能。他急急忙忙走进礼堂，一路走一路把手帕塞进口袋。

长桌上铺着呢桌毯，上面吊着青铜枝形烛台，软和的圈椅里塞着一个个肥胖的肩上斜挎着绶带的身躯。后面几排座位上发出低语声，第三排座位上的人也在悄悄说话，那里坐的是一些贵夫人：校长太太和学监太太……物理主任教师一登上讲台，就瞧见在学监维列捷尼科夫的妻子、异常善良的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的旁边坐着一位不认识的姑娘。

“诸位先生，我第一次荣幸地在你们面前讲话，谈谈我研究的一门学科，谈谈自然界。”

物理教师说话时，“P”和“J”两个字母发音不清。这倒跟他那卡耳梅克人型的大嘴和颧骨稍稍耸起的苍白的面颊很相称。他说话时把一只手插在礼服的胸口衣襟里，身体俯在洁白的讲稿上微微晃动。

“看来他 *quand même*^① 还有一套，”一个手持长柄眼镜的老妇人轻轻地断定说（这句话头禅伯爵列夫·托尔斯泰^②近年来在同样的妇女那里大约暗中听到过了）。

① 法语：毕竟。

②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青年时代曾当过军官。

“……闪电可以分成三类。彼列切耶解释……胡克博士说明……德·拉·里夫做过有趣的比较……”

主席团里的人听了十分满意。第一排座位上坐的是本城的长者，他们安静地注视着演讲人。高空的世界是纯粹科学的世界，太空中，水蒸气凝结起来，产生了放电现象；云层中间正负不同的电荷在奇异的相遇中发出的轰隆声，人们，那些外国有名望的学者管它叫打雷——所有这一切，都讲得非常合乎理论。

“贝尔曼断言……”

可是，演讲人在这里却出了个小小的所谓“纰漏”。

“在瑞士，天边出现闪光是极普通的现象，这种闪光就是没有雷声的闪电。村民管它叫大麦闪电，这是因为八月里大麦成熟时闪光的次数最多……在我们乡下，”演讲人神情活跃起来，微微笑了笑，甚至一瞬间离开讲台，好象在上课似的。“在我们乡下，人们都说黑麦渐渐成熟时才出现闪光。”

他对那位不认识的姑娘又瞧了一眼。她是谁？是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亲戚吗？

“……但是，不管闪电从哪里射来，它总是要通过电导体和金属。也有这样的情况，闪电只单单通过金属，对接近它的人体却不会伤害。这样的例子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说明：有两位太太，一位臂上戴着金镯，打雷时她把手臂伸向窗外，刹那间电光一闪，金镯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她只感到一阵不太重的震动。另一位太太只有一顶帽子化成了灰烬，因为帽子是用细铜丝编织的，里面缝着衬布。”

贵族中学里的人都很喜欢物理主任教师。他的演讲对这

门枯燥乏味的学科作了生动的解释，提供了有关闪电和打雷的简单明了的知识。听过这次演讲的人，即使不是一辈子，也会有许多年把雷电方面的知识深印在脑际。专家们知道，物理教师对这次演讲准备得非常仔细认真，他们十分器重他的学识渊博和对最新资料的了解，例如，德·拉·里夫的著作还没有从法文译成俄文……

但是，礼堂里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语文教师扎哈罗夫显然闷得发慌，他记起了洛吉诺夫的锋利明快的演讲。学生斯特拉杰身子转来转去在作笔记。笔记本上这样写着：“电光烧毁金属，圆木不伤毫毛。”应届毕业生瓦西里耶夫是优秀的素描画家，他迅速地在写生册上给演讲人作了一幅速写画：长长的头发，照平民知识分子的式样一直梳到耳边，头顶微秃，一只手插在胸口衣襟里，两只脚交替站着，样子看起来象一条曲折的电光，徒劳无益地射向第一排座位，那里手脚摊开、懒洋洋地坐着象个傻瓜似的省长。瓦西里耶夫在下面题了个名字：“先知伊里亚。”后排座位上的人从肩后看见了，就轻轻地说：“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前面的人威胁地发出嘘嘘声。

物理教师依然全神贯注地讲着。他那苍白的面颊开始发热，颧骨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他正在描述避雷针的构造。一切对物体能够控制的机械设备，总会引起他的兴趣。不久以前，他那套气象仪器在喀山大学的附设工场修理好了，好心的奥西帕·安东诺维奇·鲍尔查尼给他运了来，他提到这位学识丰富的优秀试验员时总说他的好话……鲍尔查尼在工场里什么都能创造出来！

“……这就是科学院提出装置的避雷针……”

物理教师打着手势说明，仿佛在量铁杆的长度，忽然神情变得不是想作演讲，而是想谈一些必须的实用知识：

“一般认为，避雷针防范雷击的范围，可以达到半径相当于避雷针高度两倍的圆周面积。这个原理已在实际中应用，而且一根导线可以接几个避雷针，只要后者互相用金属线连接起来。不过这个原理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大部分要看避雷针末端的式样和建筑物的材料来决定。这样一来，科学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能够防范雷击的工具，并且跟偏见展开斗争，用最确凿的证据——事实来战胜它们！”

演讲结束了，所花的时间正好不让人感到疲倦。

十一月的白天在窗外渐渐消逝，贵族中学的看门人穿着一双软底便鞋在礼堂里悄悄地移动脚步，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杆，一头缚着点燃的蜡烛头，把枝形吊灯上的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上。有人在试弹钢琴，手指在琴键上迅速地移动，今晚将举行舞会。

物理教师俯在讲台上收拾讲稿，这时候，有两个女人向他走来。一个女人稍稍用力强拉着步子缓慢、面露笑容的另一个。她俩都穿着时式的衣服：厚实华丽的外衣，配着宽大的裙子，腰部打着皱裯，不太长的裙裾在她们后面窸窣作响。头发从额角向后梳得光光滑滑，在脑后挽成一个宽大蓬松的低低的发髻，样子象一只藏在发网中的梨子。其中一位是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维列捷尼科娃，另一位就是物理教师在讲台上发现的那个不认识的姑娘。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谢谢您的精采的演讲，谢谢您

关于大麦的说法，您说到大麦的时候，您简直变得使人不敢认了！要知道我和妹妹是出生在乡下啊。玛申卡^①，这位是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勃伦克。”

于是两只手，一只不太大，另一只非常纤巧，同时伸出来互相紧紧地握了握，但是物理教师来不及答话：奔萨的首席贵族用手捻着翘起的唇髭，刚巧从他们旁边走过。

“不打雷的闪光……真有您说的！乌里扬诺夫先生，您脱离社会，钻在书堆里，象深居在塔楼里那样！瞧吧，我们的黑麦闪光正在那里忽闪忽闪！”

奔萨省的骚动虽然已经平息下去，但在本省和喀山省都还驻扎着部队。农民中间酝酿着骚动，对过去的事变仍记忆犹新，好象昨天才发生似的。再说每天陆续不断地传来消息——法院开庭审讯喀山人；奖励镇压骚动的阿帕拉克辛伯爵；大学生情绪激动；邻省又发生暴动；从庄园里来了几个吓得魂不附体的地主；读着传来传去的信……结果，在校长举行的隆重的午宴上，客人们还刚喝下第一杯酒，物理教师的“不问政治的”演讲就象尖楔那样插入到政治范围，客人们都坦率地交谈起来，幸而演讲会一结束，省长和首席贵族，还有将军德列涅庚都回家去了。

“难道在伏尔加河普加乔夫^②发动暴乱的地方能宣读法

① 玛丽娅的爱称。

② 普加乔夫(约1742—1775)，俄国反对农奴压迫的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

令^①吗？读给谁听？读给‘市集’听，读给辛比尔斯克的外族人、普加乔夫的暴乱者的后代听！”

“然而皇上也太犹豫不决了。二月十九日签署，到三月里才公布^②……”

“不，问题不在这里，你们知道这一切做得多么草率？请想想，二千三百万农奴，二千三百万无知无识的人，妄想获得充分自由，妄想把皇上的诏书写在通俗宗教诗里，让隐修区的苦行僧或者免去教衔的教士给他们讲解——这里最好派一些明白道理的人去，——此外再印二三十万份法令，可是彼得堡做了些什么？出版的《条例》^③都是不同的版本，而且都不成套，连省里都给弄糊涂了——对黑土地带的规定倒象同草原地带有关似的^④；这就给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找到了借口！”

“法令印了差不多有几十种！老百姓以传说纷纭作为回答，说什么原来的诏书被暗中掉了包；地主篡改了原来的诏书，这一个诏书是骗人的。在专制君主和我们的贵族官僚之间砌上一堵墙，用我们这个阶层的血汗来豢养贵族官僚，从

① 指《农民改革》法令。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农奴制剥削的变本加厉，俄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对农奴制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在一八六一年颁布《农民改革》法令。

②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经国务会议批准的《农民改革》法令草案，当天又签署了宣布改革的诏书，但由于担心农民发生骚动，延期到三月五日才公布。

③ 《条例》由十七个文件组成，随《农民改革》法令附发。

④ 按照条例的规定，农奴在获得人身自由后，在缴付大量赎金的条件下，可从地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份地的大小随地方条件不同而有差异。黑土地带和草原地带规定的最高份地相差很大。

国库里拨出大笔的钱给他们，结果他们的工作却是如此平平庸庸，还不如旧时的司书和市议会议员的质量，这种情况能容忍吗？会引到什么地方去？”

“皇上公布法令太匆促了……”

“啊，别那么说，相反，倒是太犹豫不决了。不能这样做：对甲说了，对乙却拖拖拉拉，容许老百姓中间酝酿骚动……我们省里的贵族地位必须受到尊重！难道这是闹着玩的：在文明时代却经受着贝兹德纳^①和奔萨省康捷耶夫加的灾祸……为什么不幸的维里吉一家人会发疯，这是有道理的！”

喀山省的贝兹德纳村成了不久前发生的那些巨大事件的中心。老百姓发生骚动的消息，不仅住在乡下的人知道，连城里人也知道了。整个城里挤满了交代役租的农民，他们有的当管院子人，有的当管家，有的当车夫。目击的人说，城里一传出“下了诏书”的消息，彼得堡的交通立刻停顿，车夫扔下马不管，都向书店奔去，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各行各业、九流三教的人——从领子浆得绷硬、华服盛装的演员，直到在市集上卖热蜜水的小贩。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医生、艺术家、手艺人、穿粗呢衣服的农民，在这儿，在书店里，突然间不再是一般的人，象城里所有的人那样，而是不知谁家的“农奴”，某些“老爷们”的私有财产。大家争先恐后地掏出钱来，要买沙皇恢复农奴自由的诏书。

^① 一八六一年四月喀山省斯巴斯克县贝兹德纳村的农民，为了回答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的《农民改革》法令而举行的起义。后来起义蔓延到喀山省的三个县、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的邻近地区。